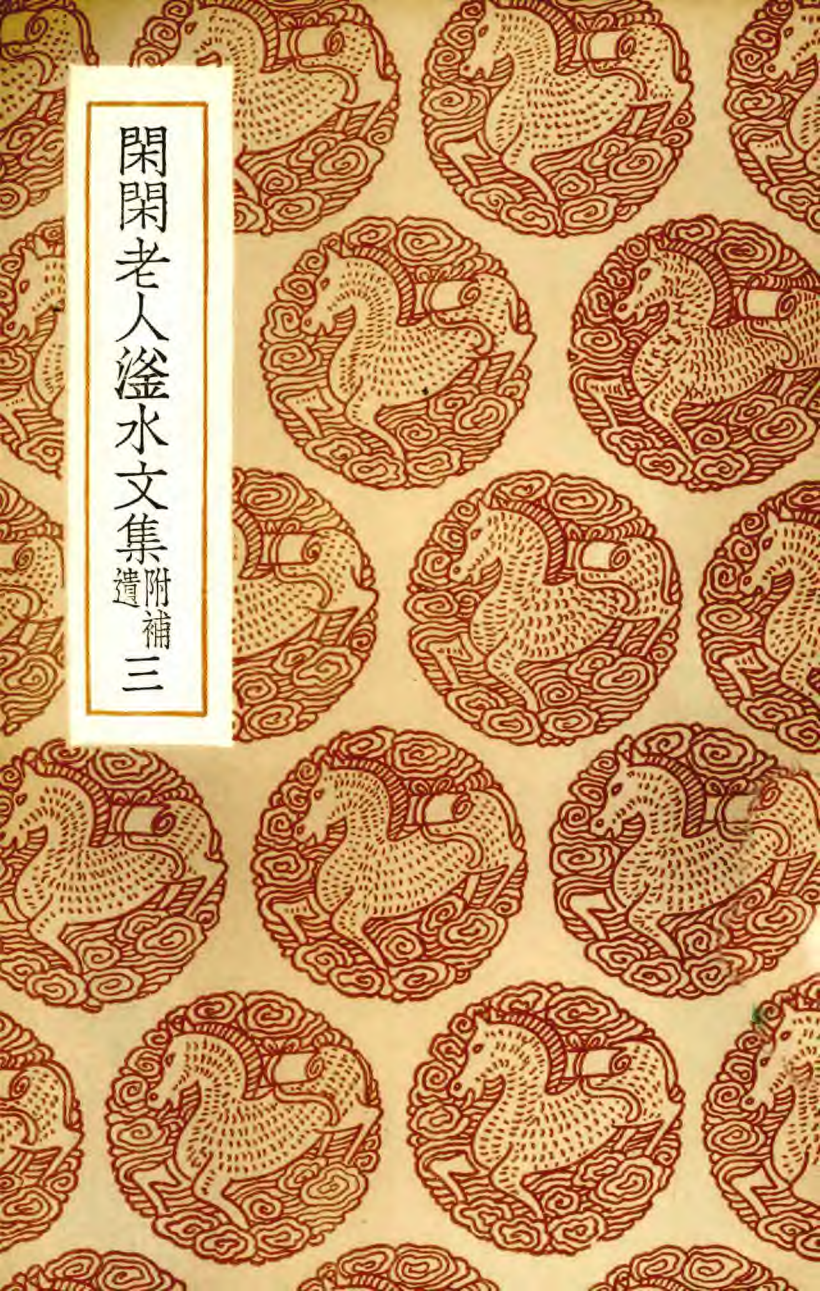


閑閑老人滢水文集

附補遺
三



閑閑老人滢水文集

附補遺

(三)

趙秉文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閑人老滄水文集
附補遺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趙秉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錄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三

記

適安堂記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列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西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歌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此適性爲事，則斥鴳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行，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如水。外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斯爲波瀾。滌之斯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龜諸石。客爲誰。滏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太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蘇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其腹。恆山枕其股。注以潢漳。塹以漳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異秀。有平原之遺風。廉頗之英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甯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敬之。棲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洩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爲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俾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靜乎。抑爲智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困。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接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于醉夢之場。而

馳驚于功名之會。至于芒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疲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與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旣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南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爲一要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于漳方。夏秋霖潦。硤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匯于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涘。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刈時。復波蕩水涵。居者病繹騷。行者難滯留。我唯識覺公和尚威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踵洩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毳而不褐。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礱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磬。力拔地勁。勢與空鬪。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濠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脈。聖以白灰。制以鐵榱。標以華柱。護以崇欄。物鬼獸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及夕陽西下。太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乎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秘神造。弗虔弗涓。而是橋也。蓋經始于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于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啓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弘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梓。逖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曰。

於繹工妙。天造地設。宵神功兮。權插駢比。楞平嵌闕。儼穹崇兮。超崖截壑。躡趙跨衛。互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褰帷憑軾。觀民風兮。興琛輦幣。烏宿衡山。入會同兮。耽耽鯨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善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于京師。觀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縕袍。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曩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爲營營屹屹。計較于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爲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翫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凌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轆。嘗曰。乍可刺伊眼。不可隱吾腳。君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爲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卽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爲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榦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不可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旣蠹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茝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其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繁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閼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涸洑也者亦時有之藥鑿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力也至于楸楠豫章其蟠根也旣深其流蔭也必大

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爲司徒。八葉而爲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睹聞也。其餘田侍郎慤等。以直道被誣陷。而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洄洑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榘楠豫章。盤根旣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甯而壽考。翁翁赫赫。聲勢振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爲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生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爲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疏而建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袤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鹵。太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淒然有去國之悲。皐落之山。首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絺以清。郊澗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皦。爾屋穿漏。我

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續而溫。爾縷而單。觴于斯。詠于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窈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然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遂初園記

湓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闔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爲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仁香。由竹徑行數十步。牆外水聲泔泔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蓄琴一張。庵曰味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竹松。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于世終無補。但常謀爲早退。閑居之樂爾。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爲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曰。常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盂。玄易書數冊。吟詠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瞠目不顧。當春和體輕。駕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兩股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尙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卽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于此。築堰匯水爲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達大政。立大議。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旂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名震山岳。親族賴其庇蔭。搢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爲安危。朝廷繫之爲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千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爲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爲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爲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爲嫌。方將掃大慙。佐中原。還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游。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爲泰。食浮于人者。雖儋石爲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效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者自守一溪一涖。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得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常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爲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爲川。瀦之斯爲淵。外之斯爲雲。泄之斯爲雨。及其澤浹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

累而爲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于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游。君子息焉。泉出于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甯僻無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圓。月有缺。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飈轟震耀。縱橫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爲掌爲岑。水相薄。爲大淵爲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渤。木腐而蟲蝕。似洼者似臼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騎跌戰鬪。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窗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野。必命賁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尙能爲

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爲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道士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種微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爲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之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維先生之功猗

葉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

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高難行之論。無荒唐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爲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咸備而法。一本有之。巍如。去之。蕭如二句。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顧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爲進取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尙爾。況吾儕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楊子曰。晞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衆人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渾。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息。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爲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于古之所謂學者矣。爲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爲甚高而不肯學。敝精神于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于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爲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于夏畦。而未免爲俗儒。盡棄其前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于甚者。苟勢利于奔競之途。馳嗜欲于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辨。率嘗屈其坐人。以佞爲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以狂爲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于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導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以爲記。竊以商水故激水。在漢爲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名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邦。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閎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歷淮陽。或隸潁昌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于唐鄧也。視爲重地。易邑爲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

族公某爲之。公明濟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維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于荒郡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淨佛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惰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安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七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于別室。既列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傳中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厰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爲夾室者二。繪五賢于左。繪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爲士子絃誦之室。會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詠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沐是邦也。不旣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旣備乎。暗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於余。余爲之辭曰。

有方者城。宛葉之間。蠢彼荆蠻。嗾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爾憂。膺膺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民無兵。方城言言。原隰嘽嘽。我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匪督伊力。有歸其宮。楹其桷兮。有煥其容。丹且黼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襜如。湯湯汝水。乃洙乃泗。曾是一方。化爲闕里。汝水湯湯。洙水之鄉。曾是蠹賊。化爲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化洽于體。仁漸于肌。

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彼黜遺。尙或似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四

論

總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系乎義之小大。而其世數之久近則系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于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爲治。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救其謂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趨于華。華之極則爲奢爲僭爲奸爲僞。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爲請託公行爲讒妒並興。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爲黷武爲聚斂。則日趨于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官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于亂亡者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以隆昌。或債而復昌。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難以徧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

終始。尤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苟爲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讎也。予尙忍言之哉。卒論于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勛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驚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于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守成之賢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

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可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至于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義明道之術。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能果用董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戶口減半。幾至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恥。洗高后嫚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敝。算計見效。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略。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子殺人之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太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爲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伯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楊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時。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爲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爲。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流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爲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衢左瑄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希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寶。繼誅黨禍起矣。以病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內宦。內宦旣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制治之一用。驟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爲此也。豈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敝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頽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敝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固天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爲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爲春。仁也。庚爲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時。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爲復。二爲臨。三爲泰。四爲大壯。五爲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墮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似

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爲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政。國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爲政。朞月而遽肯墮三桓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爲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竇諸賢。猶裸袒而劇虎兇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實所以送張讓之葬也。然惟有實之心則可。不然。豈有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以爲鉤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況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誑怯諂附之徒。齋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然其爲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搃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爲孝。凶逆不爲。誰謂長文而忍爲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旣以與陳羣之徒。晉史遂以賈充弑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以史爲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于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爲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材。非操而誰。

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爲周文王。下不失爲漢高。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曠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爲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爲三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常列于文藝傳。嵇阮之徒。常列于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爲亂階。當附于姦臣傳。王凌毋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爲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弑二帝。皆卽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景元皇帝。爲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諡號。炎之篡。魏之讐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諡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弑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爲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爲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爲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卽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

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曹操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捨我其誰哉。上則爲三王之舉。下不失爲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收績。吳蜀唇齒之國也。人皆知蜀之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久要。義常復讎。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讎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爲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道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爲用也。至于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皆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荊州。逐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唯其不忍。須臾以卽尊位。使人不能無憾。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爲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

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齟齬也。美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易風移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鏖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

唐論

唐興。值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在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弱。開元致治。同符貞觀。至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猴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塗炭。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阽危。託于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世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視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爲禍始于妃后。成于宦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之政行。禍難繁。

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爲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盛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爲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爲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爲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仁義刑政治天下略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巖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于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爲患也甚矣小人之爲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嬖鬻之爲難也譬如猛虎獬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趨起盤辟以爲敬內厚情深以爲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劭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之爲見。以爲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待于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且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聲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于數十年之後。求其免于後患也。難矣哉。然以何者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略。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然。使平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也。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于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

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閒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况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爲棄之可乎。故愚以爲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爲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西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覩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于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爲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裂郡縣。墮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爲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患。怯夫猶爲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爲肘腋。互爲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訐。夷狄肆侮。社稷阽危。人主有孤立之勢。海內有勤王

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謂天寶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旣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脩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則我衆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爲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爲之也。子尙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爲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

直論

傳曰。正直爲德。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則直之爲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爾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非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爾然則直之爲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爲直。後世徼利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鄰之鬪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

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者，吾直焉。非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微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治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遂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食，任其責，君子殺身直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五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爲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尙虛飾。因事遣辭。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翬。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麀麀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尙。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尙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沖粹。如其爲人。常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爲文法。以歐陽公之文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與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

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郭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牾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編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語論。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闡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于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法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之謂一。會之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啓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蘊。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二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

求所謂知而已。而于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爲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爾。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詔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于載之東西銘。子暈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總而論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與。

太玄箋贊引

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曆。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于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講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爲陽家陽畫。則畫多于夜禍福殺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扚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扚。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考之。以爲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尙悞。此殆歲久而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爲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爲占。旦筮用一與七皆

取其初遇。至于四爲緯。五爲經。經緯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喙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常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爲經。九爲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爲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用。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厯之數。玄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爲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與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爲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居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爲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爲三類。一明續經有爲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于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謨武略。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爲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爲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爲之鑒戒。起自君道。訖于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遍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于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爝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略紆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尙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徵。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鑑也。蒙國厚

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爲人。不仕則爲己。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爲榮。退不爲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爲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者。惟麻徵君。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徵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閑閑老人淦水文集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并序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禋。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假。明靈盼饗。福瑞並應。肆有渥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頗薦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沖。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視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唯世宗顯考。並祔世祀。既考既燕。詔羣臣其議。宜刺于經。酌禮之宜。見于太宮。慰余孝思。羣臣拜手。豈敢等夷。匪天道孰依。匪舊章孰稽。五年一禘。振古如茲。帝曰俞哉。假于元龜。四月孟夏。備物講儀。鏘鑾之臣。白馬之客。大饗其時。乃詔四夷。相予載祀。祇率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綠槐天堦。星旄翠罕。拂天而來。乃卽靈宮。左撞鴻鐘。嚴中辨外。冕服于從。奉璋鬯士。立列比比。或捧圭瓚。或相拜跪。樂奏太和。舞陳文始。形容頌嘆。一夔足矣。清夜戒嚴。明月如水。既薦既裸。如見于位。從以功臣。修焉夾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誕受龐祉。均及敷天。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天子之德。昭天漏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嘻。祖考之功。於皇孝治。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卽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敘。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廷鸞輅順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嘆。以爲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爲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事。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兄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噫。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載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苔蘚杏壇。宮居釋老。廟食申韓。天將興文。伊旼明君。徵我明君。孰知聖人。天子曰嘻。余謁先師。禮官議禮。主殺帝儀。帝曰先師。百王所尊。禮有北面。無諱朕勤。禮官奉詔。幄次于廟。八月初吉。奉牲以告。我廟俎豆。我玉圭璋。日月漢儀。金石魯堂。丹青聖容。龍袞帝衣。登降拜跪。冕服交輝。璧水湯湯。龍旂央央。天子戾止。儒林之光。璧水瀾瀾。龍旂靡靡。天子歸止。化流萬里。大哉聖師。道無古今。昔唯陪臣。今親帝臨。畏匡厄陳。廟食茲辰。一時之屈。萬世之伸。思樂璧水。光搖帝裾。屬車一臨。化爲泗洙。四方其訓之。天子文明。萬壽無期。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宏休遺美。而慰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于御府之藏矣。臣請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唯法惟式。逸游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革。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玩。戚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蠡以求遺聲。嗜昌歆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烝烝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頌曰。

於皇顯宗。聖喆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奠璧之光。下流人間。神物終合。祥光屬天。天子曰嘻。念茲皇考。于羹于牆。矧茲睿藻。帝曰臣某。出汝賜書。予考汝知。汝遂相予。凡百卿士。視此寵渥。爾貢爾有。予金子爵。天子命之。緹襲上之。侍臣拜手。受言藏之。天章在御。貽燕後昆。天子念親。威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啟予金縢。予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經舊人。予考之法。追蠡求聲。昌歆追好。孰念手澤。奕世貽寶。匪惟翰墨。伊先志是悼。顯宗之文。天子之孝。于萬斯年。是則是效。小臣作銘。來者尙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嘉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甯。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是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后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爲歌詩。薦之郊廟。詭訛不經。駁乎無議爲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唯天唯祖。宗付子有民。唯臣下作予肱股心膂。但使百姓樂樂。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無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主。自卽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冤。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勅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生。朱草出。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虞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子何取焉。以爲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況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爲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唯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貺自甄。在邠之郊。有兔斯白。司牧之臣。獻之京闕。天子曰嘻。瑞在得賢。亦有上瑞。時惟豐年。靈芝五秀。嘉禾六穗。欽懿虛美。何益于治。乃命白兔。縱之郊畿。凡百瑞物。毋上有司。

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閑閑老人盜水文集卷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惟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爲其舉措。戚休係之。爲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戮我彝憲。時汝之尤。無嚙嚙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蜩與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慙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鸞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旣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滌流于唐。三川皆震。基周之亡兮。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兆宋之亡兮。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爲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己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似。然則

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薄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挾雲漢披虹霓。天廷射策如熊羆。奔走魍魎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鉞。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閒望江河馳。壁間條賂軒鬚眉。無乃示我衡氣機。裹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牆。譬猶太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騁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爲天池之富。地媼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掉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爲德行。行政事。枝而葉之。爲言語文章。其精神爲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爲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何

闕里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尙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八

祭文

宣室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鼉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螭瀨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揜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所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王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畀于圖。厥政不蠲。蒸自啓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約。曰予甯忍恥。不忍人死戰。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于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

慕拔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蕃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外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總覽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賑貧窮。宮室囿苑。無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爲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響應。中興之中。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禍躔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諡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合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濟物。孝之全也。謹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諡顯。匪諡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號宣。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惓惓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甯

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尙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寮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靡訴。嗟何辜兮考喪。羌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遠。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辰而成非。上宰庀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

大金受命。傳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不厥蠲政。戎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略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神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物。升秩元祀。體貌大臣。賓禮賢士。繆寡惠鮮。冤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罰從未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闕微。至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恩不間于疏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烏夷畏威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旣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縢。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褰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輶徐動。霓旌前引。柳絮漸遙。雍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卽神臯之平衍。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遡馳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蟠。千秋兮萬代。永闕兮宸顏。藏衣冠于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嶷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斷。蠻夷震驚。祖武兮孝文。

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慙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諡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德。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齋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皦皦乎不可尙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咏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后者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匙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媲德周姜。輔佐先皇。勞勤夙夜。自冢刑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中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末命。脫躡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榮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帛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櫨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爲考諡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諷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于幾微之會。嘿福含生。遊神于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諡

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諡。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諡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于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唯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之上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沖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冢難。思免厥愆。尙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懟。降此大喪。創巨痛殷。焚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闕。徽音尙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祈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子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詳議諡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沖之德。紫宮並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諡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穀旦。爰舉上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

暫爲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視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人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鋸去客氣。存養真宅。孰如平叔。蒙莊摩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躡。易地皆然。人無異義。我初臥疾。以死諉公。公爲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意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期月不待。龍髯已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爲天壽。唯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瞻兮。又重之以修能。飛撮矢于指端兮。匪絃月而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沱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啓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顙兮。氣猶厲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兮。黯流星之墜營。旦釋圍以赴滌兮。摧吾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靈輿催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投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兮。生何爲乎。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誅之。誅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躔惡孽。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鳴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鳴張之勢。矢貫脣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得以義勇。達于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世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遠。慨莫余追。有人于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饑。我父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滄渭。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歿。殭坐移時。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于體奕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過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遽耶。既畀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于彼。而獨靳于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暫爲御史。自信不疑。奮聲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君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爲。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爲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亡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尙或似之。君爲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尙饗。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九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啓。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論道。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遁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常其無事。則採薇山阿。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人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己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于明昌之初。獨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局。未爲晚爾。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寒。善加調

攝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天英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況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何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浮沉。況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甚涸。況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閔仙。又得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而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足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同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爲未足。是盡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師六經及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

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唯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絀。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尙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世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哥嬌啼。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毋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痲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常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士饑。天廐玉山禾。不救我馬騰。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蒼生。不圖屠豨哀屠龍。挾牋搦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鍾。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輒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鵝搖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煙墨突。

樵徑雲深。造物開巖地。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恨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陳迹。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爲一。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爾。君詩無乃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貺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嗷嗷。爭爲毀譽。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慙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常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哉。僕少時被黜。應舉。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驚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昔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尙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

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爲學。趨時乾沒爲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于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于所謂爲忠誠。爲謹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顯。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如莊生。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賓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善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有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便。而昧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瘧。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爲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

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爲書仙。屹然鳳凰，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鶩，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鏗鏘錙鏘，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水風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岳老人書，唯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爲豪放。偃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砍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鵬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

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爲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于古今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機。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島藤。蟲食木。巨石狼。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爲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沖。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竊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溫

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甯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爲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虛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而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于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詩足矣。何以多爲。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謂虛耳。若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爲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素隱。爲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鋼。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刀。爲利殺人。士大夫必不爲。以政事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爲之。向爲利。則不爲。今爲名爵。則忍爲之。相去一問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爲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魂。興哀于不報之

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闢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白頭瘤目。反妍其嫵。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坻。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瘿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潁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岳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採。一作掩。又作滅。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爲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常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爲萬世寶。東坡奏藁。以薄田租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

此二帖以警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駟者亦可恥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愾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皆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故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目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恂恂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若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華爲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志。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尙有以溫公爲奸黨。以歐蘇爲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敝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庶幾腳踐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題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爲才大夫。顧以小辭自憊。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

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爲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尙矣。其後繪以爲圖。南拙公一作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煙葱蔚。意必有神主之。褻瀆如此。無乃汙靈尊乎。是爲之辯。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爲楳中蝨耶。

跋山谷草書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眞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嬖鍾會。嫉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爲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爲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

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旣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同腐。而公之歿。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尙何嘗爲。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麓書後

岱岳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麓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爲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圓熟若此。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饑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澠。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衆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熱。如河水泉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咏。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山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見正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覲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豬狗腳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于他日臨行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

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并引

元好問撰

唐文三變。至于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知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經解。柳穆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迨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于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古高爵而釣厚祿。至于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于大學大丞相之家。學口見于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賢。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于利祿。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陰陽人。祖雋。因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

都尉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又司誌其墓。述其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試。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取選邯鄲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征。自古未有。大臣以爲不可。君獨以爲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興。姑試之爾。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深入擣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師以敗聞。十年出爲甯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刑。盜賊無大小皆陪殺之。聞赦將至。先陪賊死。乃拜赦。而盜賊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恥以榜掠立威。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

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彊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濁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沛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各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令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大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命公以禪語爲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公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敕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

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常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復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缺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兵部郎中石玠。次嫁尙書省令史張履。三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蒙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十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旣而得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于世者。特其教耳。其徒亦樂從公游。公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百篇。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載也。大槩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自放。不守一律。律壯麗。小詩精絕。多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澹簡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因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係道之重輕。然且有黃甫張李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

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于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後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所託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麇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以理叶。嘿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淦水集補遺一卷

郊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
南陽府志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教學爲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
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
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脩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
刺郡之上。官爲脩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爲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郊縣。屢爲兵火。廢毀
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埽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郊城。嘉其形勢。據
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
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間邑士賈麟之率衆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
因寓書橐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恭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
墉。飭以粉壁。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啓閉。釋奠姑得嚴靜焉。主簿李
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以祭器敝壞。不堪羞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籩豆簠簋得一新之。
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邱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
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穀

董璋輩有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既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啓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廊。製嵌面相對如連場。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通接武之地。書塤以甃。堂前石欄阼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而爲圉。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庑。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成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卽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棖題拱栱。獸吻鴛鴦。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興。泰和癸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圯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適父迺兄。慨然出己貲。而獨辦脩完。數年間。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既畢。督工者請記。輒撫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

手植檜刻像記 祖庭廣記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屢而復亨。六籍厄於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屢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

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謹記。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知不足齋藏·趙閑閑真蹟·

右擬和韋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稍者用礬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強作此。

騶子跋騶子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書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爲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卽此僧爲之者歟。閒閒居士題。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金石萃編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爲礎爲甃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鏹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尙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與楊煥然先生書中州啓劉

某拜啓。某國士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話終日。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里。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宣。

與楊煥然先生書 中州啓劄

某啓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卽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爲己。其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丞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啓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覲。切冀爲遠大壽重。萬一不具。

德運議大金德運圖說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乞伏村堯廟碑

明昌六年
安陽金石錄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闢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聖人之位。道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老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有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嚙。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爲用。凡所以爲彼者。在爲我而已。且夫帝旣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斂葬。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於傳神器。舍其子以禪舜。則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大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恩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笙簫嘈雜。有遺音者矣。土銅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羶薌苾芬。有遺

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而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棟之摧折者而新之，治其垣壁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羗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顧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歷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心，安知不相明天子以惠茲憫獨乎？生而被其恩，沒而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雖盱，伏義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敘。五教敬敷，唐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孥，丹朱其疎。陸水其都，人甯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膚。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歲熟一區。神遊藐孤，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金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大七年
南陽府志

三代而上，兵農爲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爲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疆。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猷。此其效也。自秦壞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爲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載

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偏聽曲說。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繇是歷代治蹟。常出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以此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洮。會北距京師五千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爲重鎮。兵興以來。又以師臣分統。或兼領之。繇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邊備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移刺金紫公之典。是州也。以詩書之胄。總熊虎之任。下車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奠謁於廟。顧視祠宇頽廢。公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政修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爲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奠謁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諏於里之父老。洎在學之諸生。僉謂東南爽塏。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謀之左右執事者。卽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卽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尤爲有法。以是委之。而動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爲殿八筵。賢廊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廚庫窗闔。色色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劭。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爲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甚非開闡風化之實。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秉文曰。郡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爲文以記其事。且以啓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書獄訟爲聽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爲士者以絺章繪句爲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

是心一萌。則與物睽隔。贊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趣世苟合。既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囚之命。况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蕞爾小醜。以殺爲嬉。積骨成山。醺血成池。腥聞於上。上帝恫之。命吾聖人。一箠笞之。矯矯虎臣。莫是南土。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侯羊。亦以范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轟轟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被。來獻其琛。正大七年四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熱河志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泝而上之。至於佛鑑。俱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四華昺。昺傳四明遠。遠爲今北京松林北遷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微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廿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缺。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爲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微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既而不參而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頌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嚴。繼席松林。靈威。明昌六年五月。預告終期。跏趺而逝。茶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竣而方。故學者遵其道而憚其律。所

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瓊嗣。銘曰。

龍黃一句。諸喪膽喪極盡元微。全無伎倆。伶俐衲僧。剔足眉棱。鐵樹花開。炎天造冰。三上洞天。九到投子。一言相契。草鞋挂起。臨濟法將。松林道場。轉身就父。撒手還鄉。沒眼禪和。覓不可見。魚犀夜塘。鹿趁陽燄。松漠之北。利州之東。無縫塔樣。八面玲瓏。一時推倒。河清海晏。花落清嚶。月明秋雁。

